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目錄

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主事臣李駿

謄錄舉人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

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

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旣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旣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

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説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

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臣鞏等謹敘目録昧死上

梁書序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梁書目錄　　正史類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本紀六卷

列傳五十卷　凡五十六卷

梁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姓蕭氏諱衍

簡文帝諱綱

梁書卷五

本紀第五

元帝諱繹

梁書卷六

本紀第六

敬帝諱方智

梁書卷七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梁書卷二十四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弟夔 魚弘

韋放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南康王績　廬陵王續

邵陵王綸

梁書卷三十

陳慶之　蘭欽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弟纘　綰

謝舉　何敬容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王規 劉瑴 宗懔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傅岐

潯陽王大心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瀏陽公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建平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

綏建王大摯

世祖二子

忠壯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梁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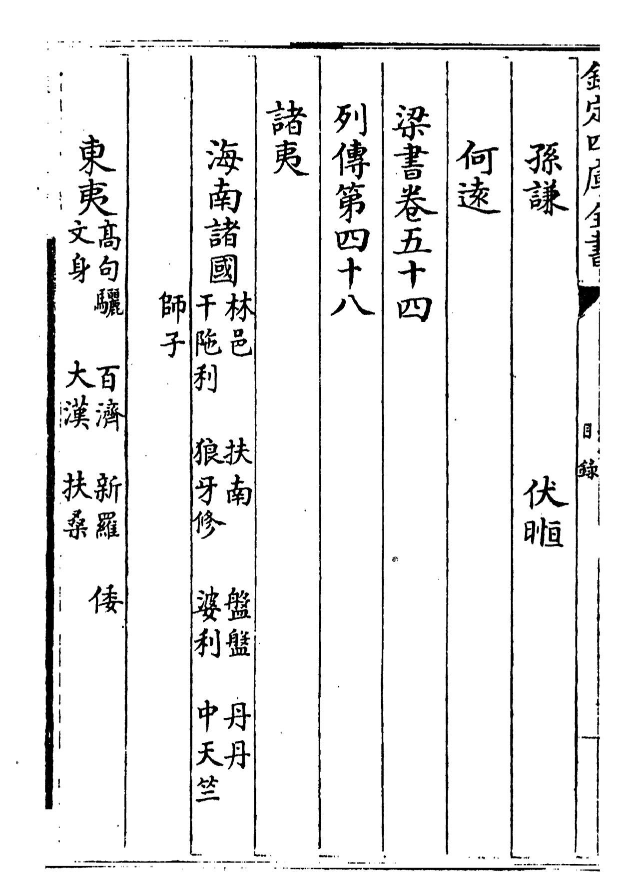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蓽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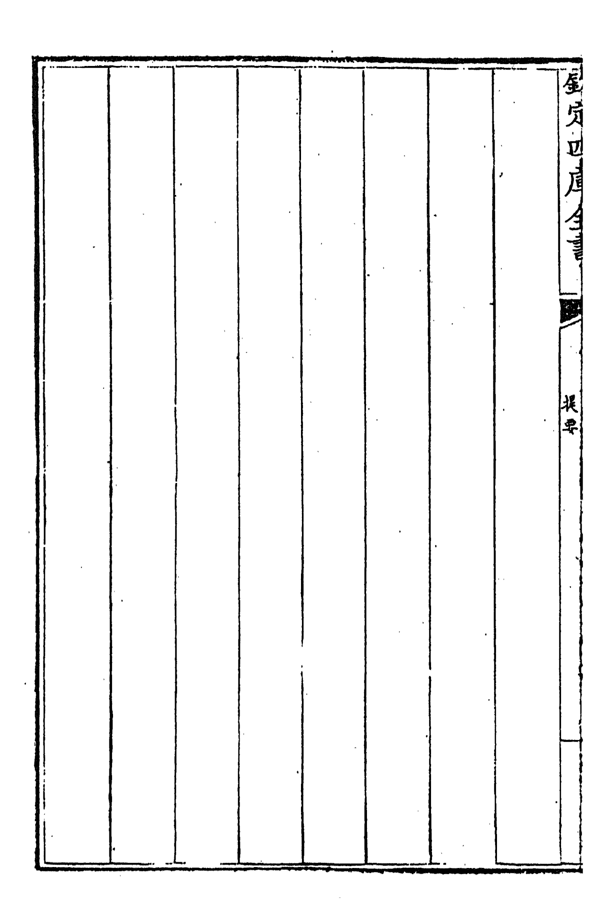
侯景

臣等謹案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奉勅撰唐書思廉本傳稱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藝文志亦稱梁書陳書皆魏徵同撰舊本惟題思廉蓋徵本監修不過參定其論讚按此據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之文獨標思廉不没秉筆之實也是書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六卷考劉

知幾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藁加以新録述為梁書五十六卷則新唐書所據為思廉編目之舊舊唐書誤脫六字審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書每卷之後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二十五篇題史官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一篇葢仿漢書卷後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官者殆思廉所續纂歟思廉承籍家學既素有淵源又貞觀二

年先已編纂及詔入祕書省論撰之後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篤中如簡文紀載大寳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内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冦錢塘則數行之間書法乖舛趙與旹賓退録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

尤是非矛盾其餘事迹之複互者前後錯見
證以南史亦往往牴牾葢著書若是之難也
然持論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
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一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

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勲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虵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歴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

宅生而有奇異兩髆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畧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叅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脁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竝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

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為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等定策勲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戸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為冠軍將軍軍主隷江州刺史王廣為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趑趄莫敢前高祖請為先啓廣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爾夜便進去魏軍數里逕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内見

援至因出軍攻魏栅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為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為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武等竝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

距戰殺數十百人魏騎稍却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畧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即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况今有六而

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幾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見蹇

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所可當軸惟
有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
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
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
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
聚集後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
州士馬呼吸數萬虎賑其閒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
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

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
乃啓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
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
狀若蟠龍其上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永
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
珍别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
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
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人塗

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
兹日各盡勲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
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先是東
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
事蕭頴胄以襲襄陽高祖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虎龎
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諸將曰
荆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
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

況以無算之昬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書與頴胄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説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

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内是馳兩
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
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
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
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鋭事事相
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
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

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高祖迎南康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威讋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

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高祖為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黒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黄嗣祖兼司馬鄀令杜永兼别駕小府録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啟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竝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

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鬌
翦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
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靦無哀
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
妃嬪姊妹無别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
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間
以為懽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
産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刼掠剽虜以日

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營肆酣歌壚邸寵恣愚
豎亂惑妖嬖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翦
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
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
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勲庸允穆
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
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
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

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
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剋翦鯨鯢清我
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
投名送欵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
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彊敵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
出桓文勲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
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寃痛而羣
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

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兎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内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

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竝日月粹昭靈神祥
啟元龜符驗當壁作鎮陜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
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竝同心翼戴即宮
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
盛在乎兹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
梗仰禀宸規率前啟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内史曹景宗
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為羣鷙視爭先龍驤竝驅
步出横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

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摧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叅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叅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季竝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鋭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

馬摐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畧峻遠執鈞匡世擁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旍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勲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為福並誓河岳永紓青

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兹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叅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為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絶我軍後一朝為阻

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冲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

江中絶郢鲁二城信使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階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冲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冲長史程茂為主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為中興元年遥廢東昏為涪陵王以高祖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頴達領兵會于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蕭頴達等進

軍逼郢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齎蕭穎胄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厭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搤喉若糧運不通

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静天

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恃鎮軍靜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脩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帥軍主曹仲

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即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忷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魯山城主張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
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高祖竝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櫬先是汝
南人胡文超起義於灄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
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竝剋之司州刺史王僧
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
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
過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即日沿流

八月天子遣黄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竝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冑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潁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

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為遊兵是日

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

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

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

散走退保朱爵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

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

然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

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胡獸牙等列征於航

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閹人王傢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絶歸路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譟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屍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竝宵潰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内驅逼營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

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高祖遣使曉喻竝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夤棄郡赴義師十二月丙寅旦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嬖妾潘妃及凶黨王咺之

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為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户給班劒四十人黄鉞侍中征討諸軍事竝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己卯高祖入屯閲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挻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

忌生之志雖寶歷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横流為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禀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絶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曽莫救恤

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玆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

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宛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竝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

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二年正月
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黄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
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考侍中丞相高祖
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
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
構傾宫内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
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竝甲第康衢
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

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斵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絶鄭衛

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𣅀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竝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掾屬各四人竝依舊辟士餘竝如故詔曰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為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治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歷邊隙屢啟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彊寇於沔濆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

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
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咢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
魯城雲撤夏汭露披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旍倏
馬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霆電外駭
省闥內傾餘醜纖蠹蚳蝝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
懽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網被以
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
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呂望翼

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況於盛德元勲超邁自古黔首惵惵待以為命救其已然拯其方嘶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緑綟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策曰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竝用資立人以為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

允兹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人盛烈光於有道大勲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元帝以休明早崩簡文以仁弱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未覩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勲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實繁非一竝專國命嚬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

天嗷嗷寘身無所究頸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昬明之期因兆人之願爰帥羣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啟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筭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彊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祖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

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内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驁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禀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告報棄甲損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廻弱咫

尺劾寇兵糧盡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為彊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勲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為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

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檐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旆未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啟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

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
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
未足云擬雎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
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
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
也獨夫昏狠憑城靡懼鼓鐘鞺鞳慠若有餘狎是邪孽
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奇謀密運盛畧潛通
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

也公有拯億兆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崑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雹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兹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搢紳重符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功隣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

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為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為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

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

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
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
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
洽椎髻鑿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
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
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
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
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

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廵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為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

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尚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為獨善公不許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藴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為
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
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
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
出地告龍逢之寃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
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
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

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兹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毁誰之功與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晊謀反賜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為梁妃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於相國府丙寅詔梁國初建宜

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媟尊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與徵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

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絶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

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隷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蠧尤宜刋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臣總司内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

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表施行丙戌詔曰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簡帝眷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字甿罔不由此相國梁公體兹上哲齊聖廣淵文教内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於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

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輿夫仁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敻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騖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孰屆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為固公泝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籍茲義勇前無彊陣拯危京邑清我帝畿撲旣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受其賜匡俗正本人不失職仁信竝行禮樂同暢伊周

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慙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非所
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寔由公履謙為本形於造次嘉
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
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
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
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
大將軍如故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
百僚敦請三月辛卯延陵縣華陽邏主戴車牒稱云十

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
蓋於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於
山東見白麞一丙寅平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黄
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北升天
丁卯兖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
一癸巳受梁王之命令曰孤以虚昧任執國鈞雖夙夜
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
隆此眷命俟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

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丙辰齊帝禪位于梁王詔曰

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啓聖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尚矣齊德淪微危亡薦襲隆昌以虐寔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沉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識知泯我高明之祚昞馬將墜永惟屯難冰谷載懷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横流反生人之塗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絶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寓以馳

風罄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効祉豈止鱗羽禎奇雲星瑞色而已哉勲茂于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謳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緒天之歷數寔有所歸握鏡璇樞允集明哲朕雖庸蔽闇于大道永鑒崇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祇之至願乎今便敬禪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晉宋故事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

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别宫壬戌策曰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竝龍圖鳥跡以前慌惚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皡之代放勲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

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内竭畚橇外勞則撫兹
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
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黄德既謝魏
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歴應
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昬棄紀度毀紊
天綱凋絶地紐茫茫九域翦為仇讐溥天相顧命懸晷
刻斮涉刳孕於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足譬是以谷滿
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兹上哲明

聖在躬稟靈五緯明竝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旻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竝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如晝覩爭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民膜拜稽首願為臣妾鍾石畢變事表

於遷虞蛟魚竝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人御衆為之司牧本同已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寳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仰祗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大祚告窮天禄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歟又璽書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徳人者含生之通稱竝首同本未知所以異也而禀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彊柔之分或舛羣后靡一爭犯

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為私者也兼以三政迭改五運相遷緑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兹義眷求明哲授以蒸人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為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歷者也至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為命已然之逼若綫之危跼天蹐地逃形無所羣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

衣冠次移遍冉衡保周召並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
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為己任則鴟梟厲吻翦焉已及惟
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駟交馳
振靈武以遐略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旍旆於遠
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弘濟艱難緝熙
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錯枉較如畫一待旦同
乎殷后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
宥罪神武不殺盛德昭於景緯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

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重九咼於既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於高崗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横天取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云天鑒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

允叶豈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朕是用擁璇沉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於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吳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茲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高祖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

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梁書卷一考證

武帝紀上虎眎其間以觀天下○凡虎字南史俱作武

閣本俱作獸避諱也今獨作虎不知何時所改

必漏吾謀内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南史無必漏吾

謀内五字

旌旆未臨全州稽服○未南本作小

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

吴興會稽新安東揚十郡封公爲梁公○吴興上應

從舊本尚有一吳字方與十郡之數合

南兖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内鑿井○桓南史作宣武

梁書卷一考證